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The Garden of Rama
Rama
拉玛迷境

Arthur C. Clarke & Gentry Lee
【英】阿瑟·克拉克 【美】金特里·李 著
王幼慈 译

Rama 拉玛迷境

The Garden of Rama

Arthur C. Clarke & Gentry Lee 【英】阿瑟·克拉克 【美】金特里·李 著 王幼慈 译

THE GARDEN OF RAMA by Arthur C. Clarke and Gentry Lee
Copyright © Rocke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91
All right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玛迷境/[英]克拉克;[美]李 著;王幼慈 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0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姚海军主编;99)

ISBN 978-7-5364-7212-9

I. ①拉… II. ①克…②李…③王…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8280 号

图进字:21-2010-30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拉玛迷境

著 者 [英]阿瑟·克拉克 [美]金特里·李

译 者 王幼慈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杨 枫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 × 203mm

印 张 14.75

字 数 290 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364-7212-9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Rama 拉玛迷境 | 目录

The Garden of Rama | CONTENTS

第一章 妮可的日记	1
第二章 节点	111
第三章 在火星会合	185
第四章 新婚颂诗	291
第五章 审判	385
致 谢	468

第一章 妮可的日记

1

2200年12月29日

两天前，地球格林尼治时间晚上10点44分，西蒙妮·蒂亚索·维克菲尔向这个世界报到。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我以为自己已经经历过太多的感情波折，但这辈子——不论是母亲的过世、洛杉矶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与亨利王子共处三十六小时，还是在父亲的注视下于图尔的医院生下吉妮芙——我的喜悦和释怀都不如终于听见西蒙妮第一声啼哭时那么强烈。

迈克尔原本预计宝宝会在圣诞节诞生。他用平常那种可爱的口吻告诉我们，他相信上帝会让我们的太空宝宝在耶稣的生日诞生，借以给我们一个“启示”。理查德对此嗤之以鼻——每当迈克尔被宗教热忱冲昏头时，我的丈夫总是会这么做。但当我在圣诞节前夕感觉到第一次强烈的阵痛之后，就连理查德也差点成了信徒。

圣诞节前夕，我的睡眠断断续续。就在醒来之前，我做了个深沉而逼真的梦。梦中，我在波瓦的池塘边散步，跟我的宠物鸭迪努瓦和它的野绿头鸭同伴们一起玩耍时，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我。我认不出那个声音，但我清楚地知道是个女人。她告诉我这次分娩会非常困难，我需要用尽每一分力气，才能让我的第

二个孩子见到光明。

圣诞节那天,我们交换了向拉玛人悄悄索要来的简单礼物。我认为西蒙妮说不定真的会在圣诞节出生,加上我太清楚可能会出什么大问题,也知道这两个男人根本帮不了我半点忙,于是,我开始训练他们应对各种可能的紧急状况。也许是我的意志力使然,宝宝真的晚了两天出生。

这天,我们讨论的紧急议程之一就是剖宫产。几个月前,未出世的女儿还能在我的子宫里自由移动时,我很确定她处于头下脚上的状态,但我觉得她在掉进产道前的最后一周内就转身了。我只对了一半:她确实是脑袋先进入产道,但脸是朝上面对着我的胃。在第一波阵痛之后,她小小的脑袋就尴尬地卡在了我的骨盆里。

在地球的医院里,对于这种情况,医生很可能会做剖宫产手术。当然,医生也会防范胎儿窘迫的情况,提早备妥所有仪器,在西蒙妮进入如此不适的胎位之前,努力把她的脑袋转过来。

接近生产的尾声时,我简直痛不欲生。一次次强烈的阵痛,逼着西蒙妮挤压我不肯让步的骨头,我只有大声呼唤迈克尔和理查德。理查德几乎无用武之地,他既没办法减轻我的痛苦(或“混乱”,后来他如是说),也几乎无法帮忙做外阴切开术,以及使用从拉玛人那里得到的临时凑用的钳子。幸好有迈克尔在。尽管房里很冷,迈克尔的额头还是不断冒汗,勇敢地按照我不太连贯的指示操作。他先用我工具包里的手术刀将我的外阴开口切大,大量的出血让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他用钳子找到西蒙妮的脑袋。经过三次尝试,他总算成功了,硬是把西蒙妮的脑袋转过来,让她背向产道,好让她能顺产。

西蒙妮的脑袋出来时,两个男人都放声大叫,我则专心呼吸,生怕会失去意识。又一次疼痛袭来,我低吼了一声,再次用力收

缩,把西蒙妮向前推出到迈克尔的手中。剪断脐带是理查德身为父亲该做的事情。理查德剪完后,迈克尔就把西蒙妮举起来给我看。“是个女孩。”他眼里泛着泪光,轻轻地把婴儿放在我的肚子上。我略微起身看着她,她长得看起来就跟我母亲一模一样。

我强迫自己保持清醒,直到胎盘脱落。在迈克尔的协助下,我将他用手术刀划出的伤口缝合住了。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我记不得太多的细节。生产与待产的辛苦让我疲惫不堪(在西蒙妮出生的十一个小时前,我的阵痛就已经缩短到五分钟一次),所以一有机会我就睡觉。我的女儿很好喂养,迈克尔坚称她甚至在我半梦半醒之际也会吸一两次奶。现在只要西蒙妮一开始吮吸,我的胸部就会涨满奶水。吃饱的她似乎很满足,我很高兴自己的奶水能满足她的需要——我原本担心会遇到喂吉妮芙时一样的问题。

每当我醒来时,两个大男人总有一个会陪在我旁边。理查德的笑容似乎总有些勉强,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他们。我一醒,迈克尔就会快速地把西蒙妮放进我的怀里。西蒙妮啼哭时,迈克尔会爱抚地抱起她,不断地喃喃念着“她真漂亮”。

西蒙妮身上裹着拉玛人制造的准毛毯(要为布料下定义,尤其是像“柔软”这种表示质感的词,让凡事皆量化的主人能够理解,是很困难的事),睡在我旁边。她看起来真的很像我母亲,肤色很深,说不定比我的还深,浓密的头发黑得发亮,眼睛是深咖啡色的。因为难产,她的脑袋又尖又丑的,很难说西蒙妮是个漂亮的女婴。但迈克尔当然是对的,她很可爱。我已经可以看到这脆弱的、红扑扑的、呼吸急促的娃娃,将来一定是个大美人。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西蒙妮·维克菲尔。

2

2201年1月6日

我已经沮丧了两天,而且很疲累。虽然我很清楚这是典型的产后忧郁症,却还是无法缓解沮丧的情绪。

今天早上是最糟糕的。我比理查德早醒,静静地躺在床上。我转头望着西蒙妮,她正安详地睡在墙边的拉玛摇篮里。尽管我深爱着她,却无法对她的未来抱持任何乐观的想法。她出生的喜悦只持续了七十二个小时。无助的观察和无解的疑问,像无边无际的潮水,不断地涌进我的脑海。你会有怎样的人生,我的小西蒙妮?身为你的父母,我们怎样才能为你带来幸福?

我亲爱的女儿,你和你的父母还有他们的好朋友迈克尔·奥图尔,现在住在一艘外星人打造的巨型宇宙飞船底层。你生命中的三个大人都是来自地球的宇航员,都是“牛顿任务”的成员,大概在一年前,我们与其他人一起被派来调查这个叫拉玛的圆柱体世界。你的爸妈和奥图尔将军是在拉玛突然改变轨道、避免被地球发射的核子武器毁灭时,还留在船上的仅有的三个人类。

在我们的住所之上是一座拥有许多神秘摩天大楼的岛屿城市,我们称之为纽约,它被环绕着这艘巨型宇宙飞船的一片冻结的海包围,并被分成两半。此时此刻,根据你爸爸的计算,我们正

好在木星的运行轨道上(不过,这颗巨大的行星远在太阳的另一端),接下来会沿着双曲线轨道运行,最后彻底离开太阳系。我们不知道飞船会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是谁建造了这艘宇宙飞船,更不知道为何要建造它。我们知道船上还有其他乘客,却完全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而且有理由怀疑,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对我们怀有敌意。

过去两天里,我不停地思考同一个问题,但每次都得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我们这些所谓成熟的大人,竟然让一个无助而又无辜的小生命,来到一个人类所知甚少、而且完全无法掌握的环境,真是不可原谅。

清晨,想到今天是我三十七岁的生日,我哭了。一开始是轻柔无声的流泪,但随着过往生日的回忆涌入脑海,轻柔的泪水就变成深沉的啜泣。我感到一阵锥心刺骨的伤悲,不只为西蒙妮,也为我自己。我想起我们那颗壮丽的蓝色星球,而西蒙妮却无法想象它的存在,我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让孩子诞生在这样的混乱中?

又是“混乱”这个词,理查德的最爱之一。在他的词典里,“混乱”的应用实际上没有限制。任何无序或失控的事情,不论是技术问题还是家庭危机(比如老婆因严重的产后忧郁症而哭个不停),都可以称为“混乱”。

今天早上,男人们都没帮上忙。他们原本想让我好过些,却只是徒增我的伤悲。而且,为什么几乎每个男人面对一个不开心的女人,就会以为她的不开心肯定和自己有关?其实我这样说并不公平。迈克尔已经有三个小孩,应该能体会我的感受,他多半只是问问可以帮我做些什么事,但理查德肯定被我的眼泪吓坏了。他醒来时听见我在啜泣,吓了一跳。刚开始他以为我哪里不舒服,我解释说只是忧郁症发作,他才稍微安心。

确定不需要为我的情绪负责后,理查德就静静地听我诉说对西蒙妮未来的担忧。我承认自己有点过分紧张,但他似乎根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只是不停地说:“西蒙妮的未来不会像我们这样。”他认为既然没有合理的理由让我这么难过,我的忧郁症就应该立刻消失。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交流,理查德终于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帮不了我,还是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六个小时后)

我现在觉得好多了。我的生日还有三个多小时就要过去了。今晚我们举办了一场小型派对。我刚喂完西蒙妮,她躺在我身边。迈克尔大约在十五分钟前离开,回到大厅楼下他的房间了。理查德枕着枕头,五分钟后就睡着了——为满足我改善纸尿裤质量的要求,他忙了一整天。

理查德喜欢花时间操作电脑,通过键盘与拉玛人进行交流,并将所有内容进行编排。我们从没看见有任何人和事物出现在黑色屏幕后面的阴暗通道里,所以我们并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生物在那后面对我们的要求作出响应,让工厂制造出我们需要的奇怪物品。不过,把我们的主人与恩人当成是拉玛人会比较方便。

我们和拉玛的沟通可说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因为我们必须在黑色屏幕上显示出图片和精准的数学、物理与化学定量公式;简单则是因为我们用键盘输入的句子语法其实都很简单。我们最常用的句子是“我们想”或“我们要”(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要求的正确翻译,只是觉得应该有礼貌——说不定我们触发的指令是以“给我”开头的粗鲁命令句),后面再详细描述我们希望他们提供的东西。

最困难的部分是化学。简单的日常用品,像肥皂、纸张和本子等,在化学上都很复杂,很难用数字和化学符号清楚表达。之

前理查德使用键盘和黑色屏幕后发现,有时我们还必须列出制造流程,包括如何加热等,否则我们收到的东西就会和要求的完全不符。这个过程同大量的试验和错误紧密相连。刚开始这种交流既没效率又令人沮丧。我们三个人一直希望能回想起更多曾学到过的化学知识。日常用品取得的进度不尽如人意,这也是促成四个月前那次“大远行”(理查德喜欢这么称呼)的原因之一。

当时周围的温度,包括纽约顶层和其他部分,都已经低于零下五摄氏度,理查德确定柱面海又结冰了。我那时很担心我们无法做好万全准备来迎接宝宝的诞生,因为我们完成每件事都要花费太多时间。例如,得到并安装一个可用的厕所,过程长达一个月,结果还是只能勉强凑合着使用。大部分的问题主要在于我们一直不能够给拉玛人提供完整的说明,不过有时候问题则是出在他们身上。好几次他们都用我们共通的数学语言和化学符号告诉我们,他们无法在我们指定的时间内提供某件物品。

总之,有一天早上,理查德宣布他要离开我们的住所,试着前往仍然停靠在拉玛上的“牛顿”号军用飞船——我们就是乘着它来到这里执行“牛顿任务”的。他说自己要去拿飞船计算机上储存科学数据库的资料(这对我们向拉玛人描述需求大有帮助),但他同时也承认,他极度渴望吃点像样的食物。拉玛人提供的化学制品只是勉强让我们保持健康和活力,大部分的食物都索然无味,甚至难以下咽。

平心而论,拉玛人一直都对我们有求必应。虽然我们大体知道如何描述身体所需的基本化学成分,却都不曾详细研究过品尝东西时所产生的复杂的化学变化过程。早期那段日子里,进食只是生存的需要,毫无乐趣可言。作为食物的黏性物质通常极难下咽,不止一次让人吃完就想吐。

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争论是否要大远行。怀孕让我的胃部有

种挤压感,但并不难受。虽然我不喜欢独自留在此地,让两个大男人徒步越过冰海,找到冰上汽车,开过中央平原,然后跋涉几千千米,最后抵达阿尔法中继站,但我想他们同行才可以互相帮助。我也赞成他们的看法,因为单独出行是莽撞的举动。

理查德很确定冰上汽车还能开动,但是对于升降梯则不太乐观。我们充分讨论过“牛顿”号可能受到的损害,因为它停靠在拉玛的外侧,暴露于防护网外发生的核爆之中。因为“牛顿”号在外观结构上没有明显受损(过去几个月里,我们通过与拉玛人的传感器联接,在黑色屏幕上看到过“牛顿”号好几次),理查德推测,有可能拉玛不经意间保护了“牛顿”号,使它没受核爆的破坏,所以,“牛顿”号内部可能还没有受到辐射损害。

我却不太乐观。我和设计宇宙飞船防护罩的环境工程师合作过,我知道“牛顿”号的每个子系统对辐射的敏感性。我认为科学数据库很可能的确完好无损(它的处理器和内存都是用辐射强化零件制造的),但我肯定船上的食物已经受到辐射污染,因为包装食品往往放在防护性相对较差的区域。事实上,在“牛顿”号出发前,我们甚至担心过意外爆发的太阳耀斑也可能产生大量辐射而影响食物安全。

我并不怕单独留下来几天或是几个星期,等待两个大男人出去寻找“牛顿”号。我担心的是他们有可能回不来。这不只是八脚蜘蛛的问题,或是任何可能和我们在这个偌大宇宙飞船上共存的外星人的问题,我考虑的是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万一拉玛突然开始启动运转怎么办?万一发生其他的意外事件,导致他们回不了纽约怎么办?

理查德和迈克尔向我保证,他们不会冒任何危险,一旦找到“牛顿”号,他们就立刻返回,绝不拖延。他们在二十八小时制的拉玛时间的黎明起程。我曾掉进纽约的坑洞里长时间独处,这回

又一次孤单一人。当然,我并不是真的一个人,我可以感觉到西蒙妮在我肚子里。怀孕的感觉真是奇妙,知道肚子里有另外一个生命,会让人有种无法形容的喜悦,尤其这孩子的血肉中有一半你的基因。真可惜男人无法体会怀孕的感觉,否则就会理解女人为什么这么担心未来了。

他们离开的第三个地球日,我得了幽闭烦躁症。我决定爬出住所,绕着纽约散步。拉玛光线很暗,但我实在坐立难安,因此还是硬着头皮出去了。空气很冷,我拉起厚实的飞行夹克的拉链,裹住凸起的肚子,才走了几分钟,就听到远处传来了异响。一阵寒意彻骨,我立刻停下脚步。肾上腺素显然也涌进了西蒙妮的体内,因为就在我听到那个声音的同时,她开始拼命踢我。大概过了一分钟,我又听到那种刷子摩擦金属表面的声音,以及高频率的悲鸣。这个声音我不会认错,肯定有只八脚蜘蛛在纽约闲晃。我赶紧回到住所,等待黎明降临拉玛。

天亮之后,我再次来到纽约漫步。当我走到之前我掉进的那个坑洞所在的奇特仓库附近时,我开始怀疑我们认为八脚蜘蛛只在夜里出没的看法是否正确。理查德从一开始就坚称它们是夜行动物。经过地球之后的头两个月,那时我们还没建好住所周围用来阻止不速之客入侵的防护栏,理查德在八脚蜘蛛的巢穴周围安放了一系列粗制的监视器(他向拉玛人索取电子零件的能力还不够完美),因为当时确定八脚蜘蛛只在夜里才会到顶层活动,理查德对我们采取的这种防范措施很满意。结果没想到八脚蜘蛛发现了监视器,并全部加以摧毁。但那时,理查德相信他已经得到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完全可以支持他的假设。

尽管如此,当我突然听到从住所方向传来全然陌生的巨响时,理查德的结论没有给我带来丝毫慰藉。我站在仓库里,望着九个月前差点害死我的坑洞,心脏狂跳,皮肤也开始刺痛。最让

我不安的是，那个声音介于我和住所之间。我小心翼翼地接近那个断断续续的声音，每次都要先观察一下四周，确定无虞后才敢继续前进。终于，我发现了声音的来源——是理查德在用他从“牛顿”号带回来的一把迷你链锯切割一个框架。

实际上，我发现理查德和迈克尔时，他们正在争吵。我们住所东边约一百米外平凡无奇的矮墙上固定着一个比较小的框架——每条边大约有三米长，整个框架分成数百个小方格。迈克尔认为用链锯破坏框架是不明智的做法。他们看到我的时候，理查德正在历数弹性框架材质的优点，拆下来可以派多大用场，借此替自己的行为辩护。

我们三人互相拥抱亲吻了好几分钟，然后理查德和迈克尔报告大远行的成果。这趟旅行很轻松，冰上汽车和升降梯都没有问题，仪器显示船上还残留着一些辐射，所以他们没有久留，也没带回任何食物。不过，科学数据库状况良好。理查德用数据压缩程序将大部分的数据库下载到了与手提电脑兼容的芯片上。他们还带回一个大背包，里面装满工具，例如链锯，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完善我们的住所。

从那以后，理查德和迈克尔就不停地工作，直到西蒙妮出生。利用存储在数据库里的化学资料，我们向拉玛人订制东西变得容易了许多。我甚至试着在食物中加一点点无害的酯类物质和其他简单的有机化学元素，让味道得到了一点改善。迈克尔在走廊尽头建成了自己的房间，西蒙妮的摇篮也做好了，我们的浴室环境也大为改善。考虑到种种条件限制，我们的居住环境现在总算差强人意。也许很快……我听到旁边传来一声轻柔的哭声。该是喂我女儿的时候了。

我的生日还剩最后三十分钟，我想回到从前那些热闹的生日

场景中,那些回忆画面引发了我今早的忧郁症。对我来说,生日一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虽然圣诞节和新年也很特别,但却不可与生日相提并论,因为前者每个人都可以庆祝,而生日则属于个人。我总是习惯于利用生日来反省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

如果试着回忆,我也许可以回想起自五岁起的每一次生日。有些记忆会令人痛彻心扉,今天早上,许多过去庆生的画面勾起了我强烈的怀旧与思乡情绪。在这种状态下,我对自己无法为西蒙妮的人生提供安全保障感到很生气。但即使在我最沮丧的时候,尽管生存环境面临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我还是希望西蒙妮能在这里和我一起体验人生。没错,我们是被最深的牵绊——母亲与孩子——结合在一起的航行者,共享我们称之为生命的奇迹。

以前我也分享过类似的牵绊,不只是和我的父母亲,还有我的大女儿吉妮芙。我母亲的形象在我脑中依旧如此鲜明,实在很神奇,虽然她在我才十岁大的时候就过世了,但她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她最后一次陪我过的生日很特别,那天我和父母亲三人一起乘坐开往巴黎的火车;爸爸穿着崭新的意大利西装,看起来帅呆了,妈妈穿了一套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头发一层层高高盘起,看起来就像尚未嫁给爸爸时的那个塞努福公主。

我们在香榭丽舍大街旁一家别致的餐厅吃了晚餐,然后去剧场观赏一个来自西非、全由黑人组成的剧团表演土著舞蹈。看完表演,我们获准进入后台。妈妈介绍我认识其中一位舞者,她是个高挑美丽的女子,皮肤黑得发亮,是母亲在科特迪瓦的一位远房表亲。

她们用塞努福部落语言交谈,三年前我接受过婆罗训练,但只能听懂一点零星字句。我再次惊讶地发现,母亲和族人在一起时,脸上的表情总是特别丰富。那个晚上虽然很迷人,但我毕竟才十岁,更希望有一个和学校朋友一起度过的普通生日派对。当